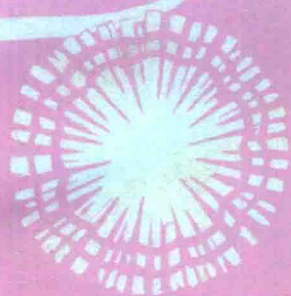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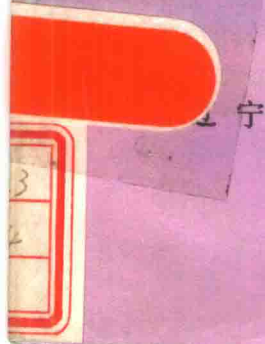


她们奏过的乐章



宁夏人民出版社



她们奏过的乐章

辽宁省妇联妇运史编写组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她们奏过的乐章

Tamen Zhouguo de Yuezhang

辽宁省妇联妇运史编写组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5

印数: 1—2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景富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力 朱

统一书号: 10090·415

定价: 0.72 元

前 言

美丽富饶的辽沈大地，不仅蕴育着丰富的物资宝藏，也哺育出无数的英雄儿女。多少年来，在这幅员辽阔、江山秀丽的松辽平原上，不知有多少朴实勇敢，坚贞刚毅的优秀妇女，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为辽宁人民的自由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最大的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家乡的沃土，谱写出胜利篇章。特别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日本法西斯屠刀面前，在三年多的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中，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辽宁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来就没有屈服和忍让，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抗和斗争。她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勇敢的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不畏艰险，不惧强暴，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显示出新中国女性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穷的革命力量。

本书介绍的八位英雄姐妹，都是在辽沈大地上，曾经与阶级敌人公开或秘密战斗过的妇女杰出人物。她们之中，有的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身先士卒，跃马扬鞭，率领革命战士与敌人进行真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拚杀；有的是在敌人统治下阴森恐怖的茫茫黑夜里，坚持艰苦的地下活动，和凶恶的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和无声的搏斗；有的是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民族和家乡的解

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暗无天日的国统区，不顾个人安危，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革命火种，发展和扩大革命力量；有的是从苦难中觉醒了的年轻妇女先进分子，在党的指引下，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向一切反动势力展开殊死的拼搏，为保卫翻身胜利果实，为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奉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甚至洒尽了一腔热血，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的壮丽事业。尽管这八位同志所处的斗争环境不同，采取的斗争方式各异，但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都有一颗对党对人民事业无私无畏的赤胆忠心。每个人都象一把锋利的利刃，牢牢地刺在敌人的心脏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她们无愧于中华英雄儿女的光荣称号，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和人民的厚望。她们为革命的献身精神，在斗争中做出的光辉业绩，不仅为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增加了壮丽的一页，也为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书中收入的八位英雄事迹，仅仅是解放战争时期涌现的千千万万个先进妇女人物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但却真实反映了辽宁妇女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的伟大斗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魄。今天，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省妇联把她们的光荣事迹编印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在当前全省开展的“四有”教育中，把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作为传统教育的一部分教材，藉以教育和鼓舞人们，尤其青少年一代，永远沿着英雄们开拓的革命道路前进，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二是用文字形式把英雄的精神和事迹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一则对死去的烈士

以告慰英灵，她们虽死犹生，英名永存；二则对健在的老一辈，深表敬意，以资纪念，愿她们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因时间仓促，水平所限，作者笔墨所及，可能文字肤浅，语言不畅，反映的不够全面完整，但英雄的高尚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英雄的斗争事迹，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为四化建设而奋勇前进的人们！这些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辽宁省妇联妇运史编写组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

目 录

前 言

她的青春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

- 记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张 永 (1)
- 啊，乌兰…………… 艾 昕 (30)
- 扑不灭的火种…………… 朱桂琴 (52)

她在黎明前战斗

- 记边江同志的事迹…………… 郝春芳 (67)

闻山英豪

- 记佟玉兰同志的事迹…………… 王 光 (86)
- 鸡冠山下的墓碑…………… 方 春 (107)
- 难忘的记忆…………… 赵 略 杨焕才 (117)
- 足迹，在黑暗中闪光…………… 杨焕才 (129)

她的青春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

——记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张 永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摘自《木兰诗》

古往今来，在战场上用刺刀杀出威风来的女战士寥若晨星；女扮男装，在战火中度过自己青春的巾帼英雄更是屈指可数。五十年代初，郭俊卿同志就以她带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被人们传诵为“现代花木兰”。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她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一颗闪烁过耀眼光芒的明星，在江苏省常州市殒落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郝建秀同志送来了花圈。郭俊卿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结识的战友，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董存瑞生前的伙伴邓顺义，还有当年曾在一起度过戎马生涯的老排长陈福德……从四面八方赶来常州，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她。噩耗传开后，一封封悼念的唁电、信函，陆续从辽宁、内蒙古、河南、江西、湖南、陕西、广东、江苏等各地纷至沓来。一行行，一句句，充满着战友们对她的无穷哀思，无穷怀念。

（一）她紧紧地追赶着

为什么她要女扮男装呢？难道不可以用自己本来面目，女性的身分参加八路军？在我军历史上，女红军，女八路有的是么！

两鬓如霜，现已离休的李萍同志（现名马兆杰），和她的丈夫张谦三同志，拿出一本珍藏了三十三年之久的笔记本给我看。这是郭俊卿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送给她的入党介绍人的。纸张已经发黄了。扉页上端端正正贴着郭俊卿当年的一张照片：军帽下微露短发，一位相当秀气的女战士正冲着我们微笑。写在笔记本上的长达七百字的信中，郭俊卿带着歉意，说到她在入党时，隐瞒了自己的性别，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假话，对不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对不起党。

“是啊！当年她要是讲明自己是个女的，准参不上军。她实在太小了。那时，才那么点高。就是同意她到部队里来，也不可能分配她去战斗连队扛枪打仗的。”

时光流逝，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李萍的起居室里，早该换下的一幅年画，依然挂在她时时可以望见的粉墙上。那是一幅什么年画？画上是什么人？噢，是花木兰。一千年前戎装打扮的花木兰。

古有花木兰，今有郭俊卿。郭俊卿离我们去了，永远地去了。但她的形象，始终留在许多战友们的心中。当我千里迢迢专程来向他们夫妇采访时，回忆又把他俩带回到艰苦的斗争岁月，带回到战火纷飞，风雪漫天的东北战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在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歼灭了日寇精锐的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东北人民挣脱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加在身上十四年之久的枷锁，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一辆又一辆的炮车、装甲车，伴随着一队又一队的苏联红军，驶过热河林西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街头。十五岁的小俊卿站在人群里，惊奇地发现苏联红军队伍里还有女兵。她羡慕极了。不几天，大批八路军开进了林西城。一个念头象闪电样地在她头脑里闪过：“咱也去当兵，拿枪给咱爹报仇！”

第二天，她瞒着娘和小弟弟，找到住着八路军的院子，“蘑菇”着要报名参军。屋里的人瞧着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大热天，身上还穿着一件破羊皮袄，特别是个儿还没有步枪高，不由得一齐笑起来！

“小妹妹，不行啊！咱们身上要背好多好重的东西，天天行军打仗，你怎么受得了！”

“咱是穷孩子，什么苦都能受！”

“听话，快回家去！过几年长高了，长大了，再来吧！”同志们同声劝慰她。

小俊卿东缠西磨，还是白费。只好眼泪汪汪哭着回去了。

嫌我是个女的？那我干脆把自己打扮成男的！名字也得改一改。弟弟叫郭荣，那我就叫郭富吧！嫌我太小吗？自个儿加它两岁，就说是十七岁。个子矮了点，咋办呢？对啦，就对同志们说：咱现在个小，那是地主老财给坑苦的，到了

部队里，几天饱饭一吃，管保象小树苗一样，会一个劲儿往上长的。对了，得换一个地方去泡“蘑菇”，别露了馅儿。

没上几天，新组建的热北军分区林西县大队开到了林西城。小俊卿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扑打扑打破羊皮袄，精神抖擞地找上了县支队。

尽管现在是个“小子”，岁数也“长”了。可是，要参军扛枪，人家还是不答应。急得她一头一脸汗。

同志们爱怜地拍拍她的头说：“小鬼，别急，别急，今年不行明年再说么！”

部队扩编为独立团，带着干粮，全副武装向巴林左旗开拔了。

给爹报仇，能到明年再说么！

自从日本鬼子前些年实行恶毒的“并屯”政策以后，从林西到大板，二百多里路，很少有人烟。再往东去，稀稀落落才有些村屯。部队晓行夜宿，住的是牛棚、羊棚，还有露着顶的磨场。有时干脆就在树林里露营。小俊卿从家里带的一些莜麦饼吃完了，就到这个伙房讨一点，那个伙房要一点。象个影子似的，部队走到哪，她跟到哪。鞋破得不能穿了，她干脆光着脚丫，继续追赶着部队。

那位光着脚丫，穿着烂羊皮袄，象个小要饭的小郭富的形象，至今还活泼泼地留在当年团政委赵凡夫的脑海里。

小俊卿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终于感动了同志们。大伙儿给她向团首长求情：“政委，收下他吧！这几天他一直跟着咱部队，几百里路走下来可不易啊！冲他这个坚决劲，咱把他收下吧！”

赵凡夫政委把小俊卿叫到身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这么大一点，能走路吗？”

“能！怎么不能！你没瞧见，这几天我不是一步也没拉下吗！别瞧我个儿不高，那是给地主扛活时压的，活儿重，又吃不饱……”

“那你爹娘同意你参加八路军吗？”

“咱爹去年给地主孟德臣那个坏蛋害死了！找咱穷人的队伍当兵，就为的是替咱那屈死的爹报仇！咱参加八路，娘，娘……太乐意了。”

其实，她来参军，是瞒着她娘的。娘怎么舍得这个半拉“小子”，她是家里半根顶梁柱啊！但为了给爹报仇，她想，娘会原谅她的。

“你会不会骑马？”政委沉思了一下问道。

“咱给地主扛半拉子，放过牛，放过猪，当过泥瓦匠，卖过零工，什么苦差事都干过，可，可就没有摆弄过马。”

“陈福德！”赵政委回头喊道。

“到！”

“这个小鬼，你叫什么？噢，郭富。好，告诉你们连长，小郭富就放在你们通讯排，叫他学学骑马，当个小骑兵通讯员吧。你们得好好照顾他！”

“首长放心！没说的，都是阶级兄弟么！”通讯排长陈福德乐呵呵地过来，一把抓住小郭富的手：“好兄弟，快跟我回连里去，找件军衣给换上。瞧你这件烂羊皮袄，破得象啥样了！”

同志们一下把小郭富围上了。大伙儿又说又笑，象一群

直撒欢儿的小马驹。

从此，小俊卿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走上了一条闪光的生活道路。

（二）为啥要对亲人动刺刀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郭俊卿所在的热河第二十军分区独立团，投入了发动群众、清算汉奸、消灭土匪、建立巩固的热北根据地的斗争，转战在东自天山（阿鲁科尔沁旗），西到经棚（克什克腾旗），南至西拉木伦河，纵横数百里的草原和丘陵山区。

东北的夏季是短暂的，秋天也转瞬即逝，冰封大地的日子却特别长。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滚滚南下的西伯利亚寒流，带来了一阵又一阵漫天风雪。在滴水成冰、哈气结霜的严寒季节里，不用说行军作战，就是住下来练兵整训，也是够呛的。可是比起苦难的童年来，小郭富觉得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她象小鱼跃进大河，雏鹰飞向高空，心里比蜜还要甜。休息时，和同班年龄相仿的孩儿兵滚在一起，打雪仗，滚雪球，打打闹闹，成天乐呵呵的。

当然，她也有犯愁的时候。她毕竟是个隐瞒了性别来当兵的女孩子。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秘密”，得时时提防着点。她从来不脱衣服睡。要是在老乡家集体睡土炕，她喜欢挨着边上占个窝儿，把刺刀枕在头下，枪横在另一个战友被窝旁边放“警戒”。部队出发前，她骑上马先出去“溜”一

圈，打罢“野外”再赶回部队集合场。有时行军途中，她也纵马跑出老远去“轻装”。为此，不知给连长和团首长“克”过多少次：

“你这小鬼，瞎溜达什么！你不知道周围有散匪？！掉了队怎么办！”

“唉！得怨这该死的大黑马！咱眼皮一打架，不知怎的……”小郭富编着词儿说。

或者干脆回答：“首长，咱现在也是‘老兵新战士’了，管保迷不了路，掉不了队，您放心吧！”

在首长面前遮盖还容易。日子长了，对同班的战友要保密可真难。同志们有时在背后嘀咕说：

“你们注意没有？为什么小郭富从来不和咱们一块上厕所解手？”

“对了！有次我无意中看到他胸前缠着一块布，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这是干啥呀？”

好奇心驱使着并无恶意的战友们，想去揭开这个谜。可让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大家怂恿连部文书小李去试一试。趁着打闹时，摸一摸小郭富究竟是男还是女。说笑间，小郭富进屋来找东西。小李果然上去想试一试。机敏的小郭富一扭身，拔出刺刀，柳眉倒竖，大声吼道：“你要干什么！”咔嚓一声，炕沿的木头挨了一刺刀。屋内的气氛骤然变了。小郭富带着哭音说：“谁要给咱开这个玩笑，别怪咱动刺刀！”

她发怒了。平时白净的小脸蛋现在涨得通红。难道这仅仅是为了捍卫自己女性的尊严吗？不！她奋起捍卫的是自己

在前线杀敌的权利。

小郭富冲出门去找女支书李萍同志。她哭着，比划着。李萍劝慰说：“同志们这是跟你开玩笑，你别当真！”接着，她来到通讯排，交代排长陈福德：“小郭富是你们排最小的小鬼，自尊心特强，你们可别欺负他。他不爱开这样的玩笑，就别闹了，下次再这样，我唯你是问！”

陈福德，这位阜新煤矿矿工出身的老八路，憨厚地直点头。

这一着还真灵。打这以后，谁也不敢在小郭富面前再提男呀女的了。

（三）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侵占我承德、赤峰之后，一度消声匿迹的老匪，重新四出骚扰地方。到处打黑枪。曾被我们收编的蒙古骑兵第四师有一部分人，在坏头目的煽动控制下，又反水投靠了蒋家王朝。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慊悍残忍的惯匪，依仗骑兵的优势，经常偷袭我小部队或地方政权机关。有时乘我疏忽，数十骑呼啸而至，突入我驻地，用套马杆子套住人的脖子，拉了就跑，活活把人拖死，以此制造恐怖。新区人心惶惶，土地改革工作也难以进行。土匪一日不肃清，我热北根据地人民就一日不得安宁。

郭富所在的部队，追踪着飘忽不定的惯匪，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

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部队获得可靠情报：大股骑匪在大风雪的掩护下，正准备偷袭我在白音木图一带单独执行任务的一支小分队，敌众我寡，这支小分队的处境危殆，需要通知他们迅速转移。

谁来执行这个紧急任务，在四小时内把命令送到六十里外的小分队呢？

小郭富争着要去。

连首长望着这位原先穿着小号军衣，还得卷起袖子和裤腿（后来她自己借老乡的剪刀针线把它改得合身了）的小通讯员，不由得有点犹豫：

“这可是有关咱一百多阶级兄弟的生死安危啊！现在大雪漫天，道路难辨。如果命令不能及时送到，小分队给敌人包了饺子，那，那……”

“连长，这一带道路咱可熟了，管保迷不了路。咱保证准时把命令送到！”小郭富红涨着脸，一再请求着。

连长终于对她的坚决性让步了：“好吧，就让你们两个去，可要小心！”

营房外面，狂暴的西北风，尖厉地呼啸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小郭富紧了紧马鞍，背起马枪，怀揣文件，和另一位战友上路了。他们借着雪光，艰难地在山沟雪地里策马奔驰。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明显的识别物。凭着对战友深深的爱，凭着平时苦练得来的过硬骑术，凭着通讯兵特有的记忆和机警，他们判断着方向摸索前进。风雪打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军衣军帽上压着一层又一层白雪。坐骑几次踏足不前，差点儿陷进雪窝里去。

“快呀！快呀！咱们就是累死，也要赶在敌人前面把命令送到！”

她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身旁的战友。

命令终于提前送到。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小分队脱险了。

他俩带着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心情奔向归途。谁知离驻地还差六、七里地时，她的马突然倒下累死了。她不愿意战友的马也这样累死，含着泪花把自己马背上的鞍子解下来，倔强地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硬是用自己小小的双肩把它背了回来。

陈福德拍打着小郭富身上的冰雪，望着冻青了的小脸蛋，又心疼又欢喜地想：“这位小兄弟，真是个好样的！”

这是对年方十六岁的小俊卿的一次严峻考验。她通过了，得了满分。

此后，她多次独自一人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在散匪出没无常的草原与丘陵山区，传送紧急公文。她对战友们说过：万一自己中弹负伤，就把公文吞进肚里，决不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四）挖出苦根，心红眼更亮

一九四七年初，小郭富从特务连通讯排，调到团直党总支书张谦三同志身边当了一阵子警卫员。这年秋天，谦三同志调到一营担任政治教导员后不久，年轻的共产党员郭富离开了首长，移交了心爱的战马和文件包，下到步兵三连四班当了班长。她放下马枪，扛起了步枪；不离身的不再是匣